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曰校在湖本

史記八十九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

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

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

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

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

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

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

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

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

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

宋本陳餘提

嘗宋本

暴 宋本

宋本膽說瞻

樹 宋本

收 宋本

宋本役作域

奮 宋本

宋本簡誤

答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管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
 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斬至
 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
 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
 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
 盡百姓之財將軍曠日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
 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
 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

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
 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
 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
 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
 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鄧展曰至何北縣說之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
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文吐界中也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
漢書音義曰家穀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
 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
 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
 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徐廣曰傳音戴公之腹中者李計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為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

後宋本

貪宋本

驅馳宋本

却宋本

瓚宋本

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馳驅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憂讀日方言云介特也

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

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騷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

其舍中曰

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殺屠養章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

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曼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右提左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

竟宋本不避

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
 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
 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
 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
 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
 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
 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
 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
 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
 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鳥蹇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
 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
 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

讓宋本不避

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
 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
 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
 使張鷹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
 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
 俱死且有十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
 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
 張鷹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
 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鷹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
 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
 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
 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

餘宋本

與宋本

卻宋本

十宋本無

聞宋本

客宋本

宋本以字同

曰宋字

霸宋本

傳宋本

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與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厲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厲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予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卻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十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

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

諡宋本
教宋本
宋本祖詛祖

叔宋本

謹宋本

他本脫厠字
宋本亦無

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
 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
 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
 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斬陳餘
 泝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
 夏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
 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徐廣曰
 也捍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
 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
 曰吾玉屬玉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說王曰夫天下豪桀竝起能
 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
 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

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
 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吾王故欲
 殺之何乃洿王為乎令事成歸王專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
 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諱昭曰為置厠供置也上過欲宿心動問
 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
 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
 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
 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
 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
 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
 笞數千刺劓徐廣曰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玉以魯元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如乎不聽廷尉

拍宋本

宋本無下客字

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衡與前徐廣曰使音鞭駟案韋昭曰與如今與林人與以行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韋昭曰肮咽也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客以鉗奴從

冢宋本

及宋本

宋本無壽字有有侈字按注文兩字皆不當有

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薨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後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後樂昌侯名壽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

宋本凡三行末行三字 校在湖本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 下國與前卷同

此卷宋本與前卷同凡十葉

兩軍圍無不頌喚... 大史公曰...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 魏豹彭越列傳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

史記九十七

魏豹彭越列傳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

河東太原 宋本

關 宋本

驚 宋本 避缺

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三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効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疆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

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疆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人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

睢 宋本

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傳音海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

附 宋本 音

會 宋本

僕 宋本

越乃悉引兵至垓下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

關 宋本 同

宋本因作
因

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
日有聞矣徐廣曰喋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
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
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
辭云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此卷宋本与五帝本紀同

板心紙脫補但有十六二字

葉數二三九三葉

史記九十終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
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
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
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也布迺
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
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
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
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
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
君英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

迺
宋本

薛
宋本

當
宋本

曾 宋本同

宋本將作軍

宋本漢三年
另行起誤

留 宋本
宋本正文作百
全無注
強 宋本

勤

字子謙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係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
范曾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
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
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
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
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
至咸陽布常為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
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
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
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
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請讓漢書音義曰請其也召布布愈恣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
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
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
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
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宋本隨何
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王也章昭曰
主舍也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
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
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
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
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
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可以託國也項

衍一項字宋本無
宋本橋板下有也字

埽宋本

溝宋本

宋本封作分

穎宋本

愕宋本

項王伐齊身負板築

李卓臣板牆板築杵也

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

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

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

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

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

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

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漢

壁壘分卒守微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

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

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

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

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

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

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

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

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

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

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

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

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

殷宋本避缺

歸宋本

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
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
兵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
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
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
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
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
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
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
符為淮南王都大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

入宋本

候宋本

言宋本

詔宋本變宋本

坑宋本

固宋本

朝維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
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
陰令人部聚兵候何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
與中大夫責赫對門徐廣曰責音肥姬數如醫家責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
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
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
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
使人微在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
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責赫
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
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

言昧本殺宋本

魯宋本

基宋本

及宋本

禮宋本

宋本無下諸將三字

劫宋本

宋本

公曰土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

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擊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言此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

故楚令尹辭公者其人有籌策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辭公辭公

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

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

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

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桓譚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言是兵

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孤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

邊隅趨作界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辭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反燕趙者此廣道

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臯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

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

出下計上曰善封辭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

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辭公籌之

東擊荆荆王黢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

僮間如魯曰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

斬西會甄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郭展曰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

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

及古附

五

各本脫率字
宋本有

坑 宋本

宋本媚詔娼

聲 宋本避缺

諒 宋本
誤

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應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使人給布偽
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
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責赫為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

曰將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大皐陶之後哉身被
刑法何其技與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
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侈禍之興自愛姬殖
如媚音冒媚亦如也生患竟以滅國

諒布列傳第三十一

此卷宋本与前一卷同

板心史傳三十一

十六

葉數自四至七凡四葉

史記九十一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

善行可推與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

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林蓐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

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

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豈

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劔中情怯

耳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於是

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

仗劔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

音 宋本避缺

輩

數以策于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
徐廣曰 敖典客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
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
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
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
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
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
也張曼曰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
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爵

場宋本

宋本無以字

音宋本避缺
音字反宋本

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
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
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
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
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
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
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為人也項王暗噉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
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音手人有疾病
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此
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劫宋本

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
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
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
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
安項王誅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
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
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
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
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

豪宋本

倉宋本

殷宋本避缺

務宋本

船宋本

李宋本

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
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
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
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
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
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
旌旗以疑敵者
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銚渡軍徐廣曰銚一作鉞服虔曰
以木押縛罌銚以渡軍船
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
說閼與徐廣曰音余駟案李
音曰閼與代相也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
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
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季左車說成安

曰以木為器如罌銚以
渡軍無船且尚密也

徐廣曰音余駟案李
音曰閼與代相也

漢書音義曰益張
旌旗以疑敵者

徐廣曰銚一作鉞服虔曰
以木押縛罌銚以渡軍船

假宋本

輕宋本

十宋本半宋本

宋本少一人字

食宋本

佯宋本

殊宋本

驚宋本

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
 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
 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
 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
 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
 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
 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
 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聽來伐我不
 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六
 國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二千里止舍夜傳漢書音義曰傳今軍中傳以發

輕騎二千人一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誠曰
 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
 傅歿徐廣曰音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歿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食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
 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
 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
 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
 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
 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
 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
 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

徐廣曰

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

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
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
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
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置
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
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
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
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
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
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

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

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

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李奇曰鄆音下臆今高邑是身死今將

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

萬眾誅成安君各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褵衣甘

食傾耳以待命者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其

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

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

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

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

強宋本

辯宋本

苑宋本
脩宋本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醴兵魏都賦曰肴醴順時劉逵曰醴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

到古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

佯字本同

追信宋本

散宋本

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
 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
 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
 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
 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敗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
 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
 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
 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
 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
 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
 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

龍且項王悲使盱眙人武涉

張華曰武涉在盱眙城東十五里

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

己宋本

史宋本

秦久矣相與勦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
 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
 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
 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
 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
 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
 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
 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
 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與我數

予宋本

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
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
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
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
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對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
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
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還燦
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
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
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
能進者二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

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北敗也北奔北敗於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成臯傷的也臣

贊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

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

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

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

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

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

應矢孰敢不聽割大勢強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

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

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

殃願足下孰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

強宋本

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

勢宋本

楊宋本

宋本一信下有與字
教尾宋本

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斯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也名小墾為儋石如今受給魚石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徐廣曰踟一作踟也

吟宋本

各本無下字
宋本亦無

伴宋本

宋本原作涼

冢家宋本

己宋本

各本無鄉
字宋本無

巡宋本

著宋本

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

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

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

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

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詳狂也漢王之困

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

王軍徐廣曰以齊為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

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

於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鄉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鄉

已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

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

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

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

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

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滑高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

滎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

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拜

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

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嘆宋本

宋本曰詔日

弟宋本

宋本報詔叔

强宋本

豎宋本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
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
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

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擊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

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

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

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

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

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

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

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

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

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

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

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

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

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

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

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

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身集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

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

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

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葬 宋本

宋本家詠家
是補字

威 宋本

趙 宋本

宋本

趙 宋本

長 宋本

宋本少王字

馮 宋本

氏 宋本

迺 宋本

韓 宋本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

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

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

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

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三十一卷 華數自一至九十一葉

史記九十三終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一故韓襄王孽孫也 張晏曰孺子為孽

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為韓王 徐廣曰二年六月也 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

韓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 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

公立為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

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攻而望歸及其鋒東嚮

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為韓王先拜信為韓太尉將

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

更以為列侯 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

及古 漢書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

韓王信

韓王信

韓王信

韓王信

韓 宋本

匈 宋本

曷 宋本

后 宋本

煩 宋本

強 宋本

狝 宋本

宋本少信字
奇宋作武

游吳時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十餘城漢
 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為韓王徐廣曰二
 年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
 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
 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為韓王王頰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
細案漢書曰六年春
 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
 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音曰被音被馬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
 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
 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白土人張曼曰白土
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
 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

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
 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
 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
 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
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匈奴騎圍
 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
 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
 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有惟
且多無雜伎也請令彊弩傳兩矢外
 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
 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
 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
代地也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
柴武也
 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穎 宋本

地 宋本

侯 宋本

諡 宋本 訖 宋本 避 宋本

頡 宋本

宋本通記曰

辭別 宋本

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
 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
 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
 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
文穎曰大夫 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憤於
種蠡蠡也 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食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
 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
 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
 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頽當及嬰率其家降漢漢封頽
 當爲弓高侯地理志河間嬰爲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
日諡 傅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頽當
曰壯 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爲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各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會徐廣曰長君之子也拜爲龍

維侯續說後

盧縮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縮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及

生男高祖盧縮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縮壯俱學

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生壯又相愛復賀兩家

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縮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

起沛盧縮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

從出入卧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至其親幸莫及盧縮縮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

破項籍廼使盧縮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

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

欲王盧縮爲群臣缺望如淳曰缺音決別之決望猶怨也及虜臧荼廼下

缺謂相缺而怨望也章昭曰缺猶冀也

宋本漢五年另行起議

狝 宋本

勾 宋

廼 宋本

宋本勾訛句

宋本無審字

候 宋本

音 宋本避缺

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廼立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實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廼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

晉灼曰使陳豨久亡

連兵勿決

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

為封 宋本倒

宋本惡下有也字

宋本陳豨連前不提行

咸 宋本

晏 宋本十半不七

劫 宋本

警 宋本插宋本

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 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身九也 封為西谷侯 徐廣曰亞一作惡

陳豨者宛胸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

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 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胎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

破滅茶封豨為陽夏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

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

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

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

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及高祖七年

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

代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誣誤劫略者皆赦之

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

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

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

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謂上慢罵曰

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

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

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檄插羽非羽檄之意也期案推此言則以身羽插檄書謂之

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

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

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

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

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

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

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

鷹 宋本

自宋本

陷 宋本

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代鷹門皆屬
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
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蠻貊以為援
是以日疏事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
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
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詐之生
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韓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極忠史傳三十三 十六

華數惟第一葉其可見凡五葉

史記九十三終

西漢書卷九十三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

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

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

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

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詳縛

奴而以謁也

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

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

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

發兵以擊周市周市

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

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

徐廣曰二年六月

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

楚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

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

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

迺 宋本角 宋本

楚 宋本同

宋本史記史三神

詐 宋本

西漢書卷九十四

螿字本

今宋本角字本

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
 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
 趙因留不敢歸田榮廼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
 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
 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
 齊齊曰螿螿手則斬手螿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螿一名
 蝮蝮人手足則
 割去其肉不
 然則致死則田假田角田間於楚楚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
 足憂也螿曰於楚趙非
 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
 齬猶齟齬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
 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
 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

暴字本

三 宋本

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
 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
 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
 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
 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
 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
 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立為齊王
 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廼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徐廣曰
 三年正月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
 王田假也齊
 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
 假走楚
 楚殺之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彭

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
 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
 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
 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
 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
 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
 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
 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
 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
 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
 贏下晉灼曰泰山縣也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
 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

破殺齊將田既於干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漢因二月也
 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
 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高帝聞之以為田
 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迺使
 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
 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
 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
 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
 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為乘傳
 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齊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
 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
 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

莽宋本家宋本

迺宋本

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為雋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

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三十四十六

葉數二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凡三葉与前卷不相接屬

史記九十四終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五

史記九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

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

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屋戰碭東張晏曰沛

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頤曰即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

先登斬首二十二級賜爵列大夫文頤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

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

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

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

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資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首一人首六十

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

薛宋本尼宋本

穎宋本

穎弟宋本

卻宋本

候宋本

宛宋本

史記九十四

四

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

又有功則賜封侯侯賜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增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從攻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

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鄴以卻

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廣曰增封也攻武關至

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

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

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

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

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音撞鍾立帳下

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

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

卮宋本

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

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

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

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請讓項

羽沛公事幾始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

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

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驕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

攻雍釐音胎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千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卻敵遷為

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

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夷擊破王武程處軍

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

陷宋本 各本千作十宋本十

煮宋本

宋本無虜茶三字

絳宋本

狝宋本晏宋本

印宋本

本宋本有

至築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徐廣曰曼一作甯字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曼曰殘有所毀也續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善義謂之殘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縮反噲以

相國擊盧縮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

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
 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
 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
 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嬖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
 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
 諡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
 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畧人得數千沛
 公畧地至陳畱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
 畱用酈食其策起共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
 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
 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

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

賜高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

烏氏音周類軍相邑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作騏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

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國

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

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龍脫在

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五千戶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

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

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

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

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

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

劫宋本

宋本少自字

宋本改陰侯連上文不另行

獄宋本

給宋本

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
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

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蘇林曰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

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

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

得人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南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

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謀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

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音侯藥布自平齊

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

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戚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

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蓋曰靖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

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廩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

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

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

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不傷人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

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

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

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

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

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

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

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

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今

今立宋本
公宋本藤宋本

音宋本避缺

宋本似作言

也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勝今奉車故號勝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也服虔曰高祖欲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樹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闕氏冒頓開圍一角

卻宋本
此竟字宋本不避

諡宋本

睢宋本

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人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史記卷一百一十五賴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高祖之為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

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
 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
 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
 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崎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
 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
 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
 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
 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
 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
 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奉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
 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
 故秦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馬翊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
 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
 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
 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
 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
 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所將卒斬樓煩將伍人李奇曰樓煩縣各其人善射騎故以各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
 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
 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
 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
 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
 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

史記卷九十五

七

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
 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
 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
 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項羽
 使項聲薛公鄉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鄉公下邳斬薛
 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陀降留薛沛鄧
 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從擊項籍軍
 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
 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
 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
 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

下如淳曰雒長之長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
 立為皇帝賜益嬰邑二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號
 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
 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
 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岩石服虔曰岩石音少至平城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
 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豨布反呂車騎將軍先出
 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
 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

歸定令嬰食積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
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
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肺嬰以列侯事孝惠帝
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
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
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
齊王呂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
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
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
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人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
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
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強代侯十三

年強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
後八歲坐行賊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
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
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樊鄴滕灌列傳卷第三十五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三十五十六 葉數自三十六至三十三凡八葉

史記九十五終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有罪亾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
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
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
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
邊寇已而徙為趙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
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
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

史記九十六

史記九十六

蒼 宋本

瓠 宋本

敖 宋本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謂書事在版上方也秦以上置柱下方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有罪亾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
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
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
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
邊寇已而徙為趙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
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
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為計相
文類曰能計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
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

歲 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
主因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

教 宋本
國 宋本
美 宋本

篆宋本

點宋本

周宋本周昌
提行

宋本九作元

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

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黔布反以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

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

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

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

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

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

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

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

封為高景侯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

舉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漢書音義曰以上哀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

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

大臣固爭之真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

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

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

韋昭曰廢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

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

人方與公孟康曰方與縣名在秦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

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

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

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

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

欽定四庫全書

狝宋本 太宋本

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疆相及呂后
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
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
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
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
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
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
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
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
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年封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
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王於
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

諡宋本 宋本任教上空二格

二宋本

諡宋本 宋本徐 訛除

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
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徐廣曰諡悼也後五歲高后問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
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
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
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三歲高祖立為漢王
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
百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執侯曾孫越人元
文元年薨以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
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
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善也或曰緒業也

后宋本

候宋本
諡宋本

一宋本
顛宋本

宋本申屠接前不提行

太宋本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

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北

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也若自工天下作程

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音灼曰若預及之辭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漢書曰

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

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

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

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

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

蒼任人為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

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

子類徐廣曰二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

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及

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

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更健材力開張蹶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蹶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

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

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

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

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

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

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

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

傍宋本

第宋本

悞宋本

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
 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
 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
 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
 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
 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
 二年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
 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
 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壞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壞音畏壞之悞嘉聞之欲因此以

幾宋本 史宋本

史宋本

舍宋本

宋本商作高

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
 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
 外垣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
 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諡為節侯
 子共侯幾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幾三十三年子更改封
 靖安侯子侯更代六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
 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劉舍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
 也賜姓劉氏父襄任高祖有功合諡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昌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
 商陵侯趙周徐廣曰周父夷吾為楚王戊大傳諫
 死等為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妃徐廣曰妃音七角反上作斷一作斷廉謹為丞相備員
 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

宋本考武時云云誤連夫

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項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顛項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謂傷辱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各千卒而有韋丞相代宋本依行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

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

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

武皆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至乃得

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

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更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

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更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

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

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

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

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

竟宋本避缺

劔宋本無

宋本無邴字丞相云云連上不容

耗宋本

各本無是字宋本有

姦賊免為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
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
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相是何見之明也黃丞相霸
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
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
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丞相病
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
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韋丞相
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
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辟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
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死

沈宋本
詢宋本

匡宋本避缺

宋本避缺

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淫沈而見謂
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
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
御史大夫匡衡代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
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
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
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
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
日以尊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
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
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
一作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

尼 宋本

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劄曰物無也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尼不得者眾甚也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此卷宋本與前卷同 板心史傳三十六 十六 葉數自三十四三十九六葉

史記九十六 終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國縣

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

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音灼曰落魄落託義同

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

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

其將皆握應劭曰握飯飯急促之貌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

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

也

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

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

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

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

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

冠漉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

宋本無志行哀三字貌作類也宋本同有也字

兒 宋本

弟 宋本

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後唐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
 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林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
 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
 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
 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
 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一作烏合收散亂之兵
 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
 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
 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
 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
 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為說客馳使諸侯漢

教宋本迺宋不

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
 越數反梁地助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
 欲稍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
 為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
 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
 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
 臯之險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守白馬之
 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
 齊宋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眾軍於歷下諸田

宋本下有也字

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
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
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
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
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
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
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
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
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忌戰勝而不
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刻而不

孟康曰利斷無復廉錫也瓚曰項羽各於爵賞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

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
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
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
危亾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
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
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
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
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
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

兵功未嘗侯上以其父故封齊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
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
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布口辯士居左右常使

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

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服虔曰魁首推魁結今兵士推頭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

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

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

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

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

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

新宋本 冢宋本

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

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

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日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

生日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日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

賢陸生日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

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

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

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

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音不若漢迺大說

陸生畱與飲數月日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

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

暴宋本

般宋本避缺

送宋本

史記卷九十七

通宋本

尉他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
 書陸生日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
 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公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日試為我著秦所以
 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祖述存心之徵
 比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
 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
 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
 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
 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

各本量作度宋本亦作度

宋本注在下附字下

權本分三字宋本亦查

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馬
 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
 也韋昭曰恩厚厚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
 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
 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日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
 揣我何念孟康曰揣量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日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
 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
 何陸生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務一作豫
 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
 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
 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

史記卷九十七

五

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漢書音義曰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

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臯去後復事黥

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

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案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

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

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

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

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迺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

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危母在故義不知君今其母死君誠厚

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為禮列侯貴人

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

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

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

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

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

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

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

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

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

宋本初字亦連寫

兒宋本

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陳畱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書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酈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西

通宋本

衝宋本

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與天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日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畱陳畱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畱足下將陳畱之眾據陳畱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

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
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
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
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
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
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
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
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
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
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
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
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三十七十六

葉數自四至四十五凡六葉

宋本杜作杜

教宋本倉宋本

警宋本避缺

諡宋本

史記九十七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為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枉里
 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
 霸上沛公立為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為右騎
 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賜爵通德
 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徐廣曰赦倉之下益食邑屬
 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
 符世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
 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五歲為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
 相曾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為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二歲為代
 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為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

十宋本 候候宋本

候宋本

保宋本 各本稅作悅 宋本亦然

別宋本

肥宋本 車馬同以匹計 宋本不

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斬歙以中涓從起宛胸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
 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張晏曰主管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
 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
 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
 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
 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稅
 舊南徐廣曰今曰考城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
 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
 趙將賁郝上音肥下音釋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
 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

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平陽城身斬
 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
 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
 擊絕楚饑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郊下邳
 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
 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
 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
 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
 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
 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
 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二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
 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諡為肅侯子亭

五宋本同以文義論當作六

荆宋本同

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縲者

服虔曰蒯音首蒯之蒯

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

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

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中种不种終無離上心

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

縲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

以縲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縲為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

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

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縲以壽終諡為貞侯子昌代侯有

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縲子居代侯

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縲子應為

鄆一作鄆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斬欽皆高爵

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

從高祖起

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

籍宋本

鄆宋本

蒯成侯周縲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在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傅靳蒯列傳卷第三十八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三十八

十六葉數四十六四十七凡二葉

史記九十八 終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宋本避缺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

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

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

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

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

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

宋本岐宋本

殷宋本

迺宋本

亡宋本

奢宋本

並宋本

衰宋本

宋本豐字下有擊

腦宋本暴宋本

數宋本

帶宋本

宋本以門誤

留宋本

本宋本

廼宋本繫宋本

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
 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
 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
 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
 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
 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
 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
 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
 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
 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
 不搯其肱張晏曰肱張喉嚨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

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言山東
 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亾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
 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
 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
 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
 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
 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
 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
 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
 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遂
 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
 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

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
 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強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北邊上
 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
 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
 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
 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
 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
 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
 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
 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

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
 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
 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
 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
 六國之族宗強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各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
 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
 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叔孫通者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

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
 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瓚曰將謂逆亂
 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

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
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
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
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
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廼賜叔孫通帛二十
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
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去之辭辭已降楚矣及
項梁之辭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
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
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
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
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

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廼謂曰漢王方蒙矢

石爭天下

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殺人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

張晏曰搃卷也

瓚曰枚取曰搃楚辭曰朝搴此之木蘭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

嗣君

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
飲酒爭功醉或安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
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
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
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
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
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
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

投
宋本

繼
宋本

各本俱作三十八此多三字宋本亦無

反宋本切

宋本肆作肆

賓宋本

警宋本避缺

文宋本

失宋本

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

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三人西及上左右為

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切駟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蕞也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

廼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

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

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徐廣曰一作幟傳警引諸侯王

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

畢復置法酒又頴曰作酒之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

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

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

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

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

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

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

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其可背哉陛下

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

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

著 宋本 各本不復四字宋本有

間 宋本

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
 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日先帝園陵寢廟
 羣臣莫能習徒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漢諸儀法
 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
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
 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
 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
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
 生日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
 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
 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日
 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

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本之枝
 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
 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
 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
 固委蛇蓋謂是乎

劉敬叔孫通列傳卷第三十九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字紙脫爛 葉數自四十八至五十二凡五葉

宋本無也字

公言及上嘗酒見謂侯...

公言及上嘗酒見謂侯...

公言及上嘗酒見謂侯...

公言及上嘗酒見謂侯...

公言及上嘗酒見謂侯...

公言及上嘗酒見謂侯...

公言及上嘗酒見謂侯...

公言及上嘗酒見謂侯...

公言及上嘗酒見謂侯...

史記一百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

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

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

迺乘輅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

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

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

宋本傳作傳
數宋本

廼宋本
柳宋本

留宋本

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

服虔曰樂都謂廣柳車為柳柳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使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鑽曰茂

徐廣曰馬車也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

如淳曰善困也

乙宋本
詔宋本

指宋本

嘗宋本

索宋本

宋本無以字

時中統宋本与此同
各本作特宋本作時

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權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各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軍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

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頴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事數請託金錢以自顧事貴人趙同等徐賈曰漢書作趙談詞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為介於布請見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

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
 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
 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
 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
 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到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
 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
 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魯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
 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
 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
 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質傭於齊

為酒人保

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

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

所略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
 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
 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
 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
 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
 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徐廣曰布趣作走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
 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
 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
 氏不亾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徐廣曰小作峭一徵兵
 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

快宋本

屢宋本

瓚宋本

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
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
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
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
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
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日覆案

孟康曰屢屢蹈之也謂曰屢數也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至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

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

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

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

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樂列傳第四十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四十七 葉數一三三三葉

史記一百

史記一百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

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改得為中郎絳侯為丞

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

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

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其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

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王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

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見廷毀我盎

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

帶宋本

恭宋本

汲古閣

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

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

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

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

之蜀轆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

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

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

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

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

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

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

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

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

雖資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資夏育皆古勇者也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

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天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

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

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

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

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嘗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

節夾乘說盎曰徐廣曰說作謀君與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

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刃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

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竝車攀轡上曰將軍

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馴案服虔曰自

暴宋本

脩宋本

並宋本

欄宋本

驚宋本避缺

宋本穆下空一格供
下脫帳字

適所以失尊卑矣

宋本同坐哉外又七
字

奇宋本同

距宋本

授宋本

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之疾者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

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

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張晏曰威夫人於是上

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

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

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詔王曰

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

袁盎即詭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

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

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

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

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

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間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

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久矣丞相乃

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

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

授宋本同

事宋本

決宋本

遠宋本

饑宋本

驚宋本避缺
弟宋本

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授吳王財物抵罪

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官兩丞丞史丞相史夫袁盎

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為未發之絕也定乃有所絕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

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

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

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

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

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

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

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

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盎婢也盎

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亾歸袁

盎驅自追之遂以待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

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淳醪會天寒士卒飢渴

飲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

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

亦且亾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音道道如淳曰決開當從

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

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

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

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

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

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

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

可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

騎徐廣曰常一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

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

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

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

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梧

生所問占徐廣曰梧一作服咽案文類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

郭門外徐廣曰先與雒陽宋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與雒陽宋

孟及鄧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

韋昭曰術可高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

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

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贊曰茂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

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

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

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

徐廣曰九二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

太上廟塲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塲垣丞相嘉聞

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間具為上言之丞相

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塲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塲乃塲中

宋本秦下有時字

云言二字宋本同

却宋本

宋本聞訛問

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
 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二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
 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却錯所更
 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諱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
 卽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徐廣曰一作謗多怨公者
 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
 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
 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
 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聞鼂錯死吳
 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
 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

夫鼂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
 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
 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
 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
 公間

脩宋本

忼宋本

矜宋本

注宋本避缺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慷慨遭孝文
 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
 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
 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亾軀語曰變
 古亂常不死則亾豈錯等謂邪

及古則

六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本史傳四十一 卷數自四至八凡五卷

公與公曰袁盎雖不校學亦書典會... 公與公曰袁盎雖不校學亦書典會... 公與公曰袁盎雖不校學亦書典會... 公與公曰袁盎雖不校學亦書典會... 公與公曰袁盎雖不校學亦書典會... 公與公曰袁盎雖不校學亦書典會... 公與公曰袁盎雖不校學亦書典會... 公與公曰袁盎雖不校學亦書典會... 公與公曰袁盎雖不校學亦書典會... 公與公曰袁盎雖不校學亦書典會...

史記一百一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

淳曰漢儀注皆五百萬得為常侍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

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

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

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

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齋夫從旁代尉對上

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

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齋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

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

早宋本

蘇林曰顧錢若出穀也如

張晏曰才無可恃

牒宋本

遲宋本

共宋本

刻宋本

新宋本避缺

后宋本

廁宋本

咏宋本

紫宋本

郊宋本

驚宋本避缺

一象作一宋本一

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

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膏夫謀謀音約曰音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

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

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膏夫口

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

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膏夫上就車

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

為宮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

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

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

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岸邊曰廁也蘇林曰廁

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也

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

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

意慘懷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絮漆

其間徐廣曰斷一作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斷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

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郊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使其中無可欲

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

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日中尉橋兩岸之中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

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

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

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

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

轍 宋本

聊 宋本
欲 宋本

祛 宋本

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
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
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
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
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
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
之逆然以逆順為差人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
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徐廣曰一作開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
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
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

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
廷尉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
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
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故以重之諸公聞之
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
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
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
應劭曰此云孝子即也或曰以至孝聞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
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
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
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

師宋本作帥

新宋本

各本覆作擾宋本擾

推宋本

五宋本同

揚宋本

各本軍作即宋本即

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嗣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帥將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

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而搏

髒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

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

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

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概曰闔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

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

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

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

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是以前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作澹

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信

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其軍市租盡以饗士

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

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詔帝尊以信亞夫之軍尚

為不能用頗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

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軍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

及古制

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三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四十二 十七 葉數九至十二凡四葉

史記一百一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

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

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

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

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敖為太子太傅免

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

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次

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

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

抄宋本避缺

侯宋本

選宋本

宋本子作于

佳宋本
側宋本 宋本洗作院

瘡宋本
晉宋本
廷宋本

杖宋本

者宋本同

猶然宋本同

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

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

如也僮僕訥訥如也晉灼曰訥許慎曰古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

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

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賢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

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

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頴曰郎

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築垣短板也音注則踰謂廁

實實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實則實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穢窬器也音威豆馴案蘇林曰

如書謂之齋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油衫為侯箭則此最廁近身之衣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

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

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鄉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

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

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

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

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謬

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上譴死矣甚惶

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

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猶然

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

脩宋本

匡宋本避缺

減宋本同

倉宋本

諡宋本

宋本轉作福

肯宋本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
 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制詔御史萬石
 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
 漢於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
 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濫
 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
 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
 九卿減宣罪服虔曰昔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
 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
 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駕無
 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

宋本避缺

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
 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
 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
 初三年中丞相慶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
 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
 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趨乘也如序曰樂機轉之類事文
 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
 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一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
 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
 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

劔宋本

宋本好作加故作
杖買作貨

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
上曰劔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買換之也縮曰具在上
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
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縮為河間王太傅吳楚
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
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卿也
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上以為縮長者不忍乃賜縮告歸而使都治捕栗氏
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
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
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
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
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縮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辜宋本

亡宋本

脩宋本

蒙宋本同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
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
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
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天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
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兒然終不自明也吳
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
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縮俱以
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
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
為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

各本出作得宋
本得
旁宋本

得此宦者出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
病時所生五華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
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
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
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
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音於友反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

也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其

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

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

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

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

大夫祿歸老子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訥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

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

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四十三 十七

葉數自十三至十六凡四葉

調宋本

卻宋本

史記一百三終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
巨公所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
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
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
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
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
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
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劍 宋本

教 宋本

宋本七作十

索 宋本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

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

髡宋本

宋本毋誤母

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政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

宋本無如其二字

魯宋本財宋本

暴宋本

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錢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

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
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
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詔拜為京輔都尉
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為丞相也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
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涇城今在中山國徐廣

涇城縣名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
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漢書田叔傳曰叔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
少孤貧因為人將車之長安雷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

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安以為
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雷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後為亭長邑
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
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合會會者數
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
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
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
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
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
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
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
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劔

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
 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
 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
 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
 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
 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
 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
 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
 怒曰今爾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
 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
 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

笑宋本

屬宋本
警宋本避缺

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
 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以田仁為丞
 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
 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
 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杜杜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
 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
 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
 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
 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
 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
 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

死宋本

宋本無越字

宋本

鵲宋本通卷同

訖宋本避缺

穆宋本

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
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
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佯邪
徐廣曰佯
或作詳也不傳事何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
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
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眾
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
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
哉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四十四 七 葉數十七至二十四葉

史記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鄭
鄭縣名今屬河間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
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
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
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子扁鵲飲是以上池之
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
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
晉昭公時諸大夫強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
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

間 宋本

鈞 宋本

襄 宋本

魁 宋本

叔 宋本

宋本日作日

漱 宋本

數 宋本

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能熊死有罷來我又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見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號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

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机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輪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瓜幕前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郟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

飲 宋本

決宋本

驚宋本

壑宋本

勝宋本

宋本無上而二字
色宋本

侯宋本

出于里決者至眾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

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

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

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

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竟精泄橫

流涕長流徐廣曰二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

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廢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

絡徐廣曰維一作維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陰脈上爭會氣

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

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始扁

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

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

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傅玄曰號

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吳是時焉得有號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

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

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

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

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節者石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者針之所及也其在五臟者灸之所及也

髓 宋本
無 宋本

伎 宋本

怨 宋本

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云曰是時齊无桓侯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

其故方更悉以禁方子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其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

十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

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

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

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音奇咳音咳術揆度陰陽外

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

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二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

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

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

弟昌曰此病疽也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常齧腫後八日嘔

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

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一作清而靜徐廣曰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利創維主病也代則絡脈

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責者病得之酒

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齧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

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

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及

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齧腫盡泄而死熱上則

熏湯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

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

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

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

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躁躁而經也此絡

良宋本

宋本齊侍御史另行起下凡另行起則口以別之

熱宋本

鬲宋本

愈宋本

宋本三十九者年字

宋本疾作病

過宋本

宋本人作入

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過心主徐廣曰過音唐過者過也謂病盛心者猶刺其心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蹙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前後洩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湧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轆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

滑宋本

緊宋本

齊章武云云宋本不另起

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二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脾難於大小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滑滑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沛消癰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

並宋本

大宋本

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附病得之盛怒而以
 接內所以知山附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
 鼓形弊徐廣曰一作散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
 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迹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
 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
 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附病灸其足
 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
 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
 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
 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
 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
 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

洩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

其卒然合徐廣曰二合來然合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

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陽虛侯相趙章病

召臣意聚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音洞言洞徹入四支迴風者飲

食下噎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

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噎

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

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

三日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

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脈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張則

各本日作石宋本亦作石

史記一百五

汗 宋本

蹶 宋本

宋本陽明上有大字

漱 宋本
升 宋本

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汁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
 入中出及澆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眾醫皆以為
 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
 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
 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
 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
 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自言
 足熱而慙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
 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
 賢賢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賢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

言王曰才人女子賢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技能為所是案法新
徐廣曰所 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
一作取 臣意對曰賢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
 賣諸侯所至春賢奉劔從王之廁王去賢後王令人召之即什於
 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
 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齟齬臣意灸其左陽明脈即為苦
 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齒
 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葭藶藥一撮以酒
 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
 出血益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
 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
 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

血宋本

宋本日記曰

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
 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
 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
 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
 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
 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
 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
 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
 痛心意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
 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
 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雷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脈上為重頭痛
 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灸宋本

姬宋本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
 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
 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
 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
 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脅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

方宋本

曰倩者女婿也馴案乃言曰東齊之間皆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

柔宋本

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
 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
 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
 之十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眾醫皆以
 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
 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

春宋本

宛宋本

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
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眾醫皆以為
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螭瘕徐廣曰螭音饒瘕為病腹大上膚
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螭可數升病已三十
日如故病螭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
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拳是
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
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
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
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
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
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

旁宋本

番宋本

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
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
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
治當後十日丁亥洩血死即後十一日洩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
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
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脈
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
曰病者安穀則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
所以洩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養喜陽處者逆死其
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
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
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

宋本曰訛日

著宋本

謚宋本

嘗宋本

沓宋本

宋本注在句末
宋本注在肺字下

徐廣曰絡作結
宋本者字下有注

悍公服之不得數洩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
 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
 桑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
 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
 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
 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鏡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
 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
 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
 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
 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
徐廣曰齊懷惠王子也名濟虛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眾醫皆以為魔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
 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

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
 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
 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脊
 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徐廣曰一作反
 者死切之得腎反徐廣曰反一作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侯里公乘
 項處病臣意診脈曰壯疝壯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
 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踟徐廣曰一作踟要歷寒
 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且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
 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
 者壯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
 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

墨宋本

宋本負作貧
脩宋本

趨宋本

宋本深藏下有之字

賀宋本

史記一百五

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文王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

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一作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徐廣曰一作質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

以文帝宋本

宋本皆誤倒

母字本

間 宋本

肯 宋本

宋本注在見下

陽 宋本

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言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問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徐廣曰行猶言須也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

殷 宋本

宋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期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鏡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

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此卷宋本目前卷同 板心史傳四十五十七 葉數二十一至三十一凡十一葉

史記一百五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

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維陽自歸天

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

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

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甄布走荆

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

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

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年有三年騷崇應劭曰克期五十年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

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時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負服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

吳宋本下同

無字本

章宗本

新本

漢書卷一百六

侯宋本

章宋本

無宋本

乙宋本

為宋本

茂宋本

松宋本

郊宋本

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

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鄆灑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

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者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元賦於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

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

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

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

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

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

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灑不得行使人代亡致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

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

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

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

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

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二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

府錢借民比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

非子徐廣曰訟音公駟案如淳曰訟公也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鼃錯為太子

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

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

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灑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

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郊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

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

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

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鼃錯因言楚王戊往為年

年為宋本

袁宋本

詭宋本同

各本人作多宋本亦作又

詆宋本

素宋本

億宋本同

函宋本

教宋本

弟宋本
穎宋本

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

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

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然已因

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

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名膠東濟其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無文

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欠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

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

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砥

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

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

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

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

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

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

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

天子使尊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

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

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

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

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

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

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

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

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

者宋本

宋本

宋本

宋本

宋本

宋本

宋本

宋本

宋本

宋本

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詐諾而曰城陽景王

有義攻諸國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諸侯既新削罰振恐

多怨蠹錯及前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

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

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

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

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

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

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

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與王移廣陵也西涉淮

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

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孫

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嗣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一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故事也不

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誅亂天下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

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二十餘年

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

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

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

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

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眾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

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

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

脩宋本

各本無一字宋本亦無
軍宋本同

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
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
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
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
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
大將一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
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
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
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
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
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
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

宋本少一袁字

趨宋本
各為宋本同

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時家居詔召人見上方與鼂錯調兵
卒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
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
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
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
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
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
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
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
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名為西共誅鼂
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
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

史記一百六

為名

己笑宋本

各本不復榮陽
二字与此同

人以謝天下益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益為太常吳
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各通其父名廣嗣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益裝治行後十餘日
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表益奉宗廟
宗正輔親戚使告吳如益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
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表益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
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益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益
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益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將
乘六乘傳會兵榮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
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榮陽以東無足
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
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饑

耳宋本

道彼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絳侯曰
善從其策遂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
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
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
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
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
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
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
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
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
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
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

陽城宋本同

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
邊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
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
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人戶使從者以罪
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
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
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
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
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
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
王子卬等今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

漢信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有亂天下錢也稱病不

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
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
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
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
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
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上
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
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
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
國及楚死事相弟張敖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元宋本之宋

肯宋本

驚宋本

徒覽反宋本

豪宋本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欲戰條侯壁不肯

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

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

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

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

軍即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湯葬吳王

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

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

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

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

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

弓高侯顏當徐廣曰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

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

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

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曩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

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

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

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

王皆死徐廣曰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

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

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不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音宋本

豈益錯耶宋本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

言吳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邵陽侯省音所幸反

能薄賦歛使其

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

宗竟以夷隕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益權說初寵後辱故古

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益謂吳邪

好為橋首反受其咎豈表益邪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四十六 七葉數三十二至三十八七葉

史記一百六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西川世鳳曹氏肅而南

吳宋本

卮宋本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

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

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

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

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

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孝

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

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

漢書曰竇嬰字子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表益樂布諸名將

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

曰自令裁度
取為用也

金無入家者實嬰守柴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

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

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

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

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

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

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是即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

燕怒必整人又火各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服侯曰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

其魏其者沾沾徐廣曰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黠反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也

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姪 宋本同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

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

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盤孟槃宋

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孟中所為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繫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各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

日即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

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封蚡為武安侯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

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

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

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

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

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

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

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

其武安俱好儒術搢黻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

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闕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

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

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

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

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

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栢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

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

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

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

寢 宋本

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

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

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

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

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

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

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益縣樂安有益縣也

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

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

羅鍾鼓立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偃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由柄上曲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

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

稍稍引引而息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

弟 宋本

曲 宋本

傲 宋本

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

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

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厲也願取吳

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

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

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

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

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

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

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

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

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

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

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

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

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

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

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

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灌夫亦倚

戟 宋本

創 宋本

乙 宋本

劫 宋本

十 宋本

肯
宋本

候
宋本

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榻得驢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人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持
宋本

非太
宋本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福籍福惡兩人有怨乃謾自婦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時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時武

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

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咄囁耳語韋昭曰咄囁附耳小語聲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

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

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

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

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

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

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係宮令守官也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資出資

實使人為大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

醉 宋本

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
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
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
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

桀 宋本
謗 宋本

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
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
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
壯士與論議腹誅而心謗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諭欲作反事

知 宋本

辟佻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佻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

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瓚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
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

對宋本

藉宋本

扳宋本 卻宋本

自宋本

薄宋本

乃宋本無

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劓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
 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
 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
 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封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
 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轍下張晏曰挽頭於車轍下隨
 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
 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
 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
 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
 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

老公言嬰無官位拔擢也首鼠一前一卻也

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蘇林曰何不自喜夫

翁扳

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
 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
 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
 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
 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如淳曰
 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乃劾魏其矯先帝
 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
 聞聞即恚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
 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

飛揚誹謗之語

宋本也作邪

二月也。綱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

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

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要死在蚡薨之前何

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

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

褕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

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

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曰使武安侯

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耶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

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

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

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

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音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板心史傳四十七葉數自三十九至四十四凡六葉

音 宋本避缺

警言宋本

恤宋本

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丑亞反鄙縣徐廣曰：倅一作也。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蒙縣名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

宋本間上有所

為內史。實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忤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人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

劍宋本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易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

不足以為疆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之縞光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陽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

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

宋本問作謂

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時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問左右曰幾為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視取辱耳徐廣曰視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

宋本舍作合
壺宋本

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人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

教
宋本

及古閣

四

脩宋本

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人上谷漁陽安國辟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後廣曰一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八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四十七 七 葉數自四十五至四十六凡四葉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魏公屯原 氏雷回南浦

衝宋本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人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授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印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

穎宋本

授宋本同

驚宋本

留宋本

鞏宋本

柰宋本

卧宋本

旁宋本

飯宋本

候宋本

陣陳前後不同宋本亦然

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虜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加戰為
 各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勸習兵擊匈奴
 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
 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廣
 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
 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
 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
 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
 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
 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

馬與十餘騎解鞍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
 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
 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
 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
 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
 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
 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鑼受一斗書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
 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
 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
 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薄宋本

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大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詳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正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

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

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

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

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

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

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

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襃臂如淳曰臂如援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

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

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死廣之將兵乏絕之處

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

音宗本避跌

肩宗本

宋本避缺

充本宋本作本義

圖宋本

都宋本

宋本避缺

擊宋本

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

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

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

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

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

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郡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劉宗鄭德

曰黃肩弩淵中黃米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

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

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

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

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

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

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

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

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

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

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

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

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

擊

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

蒲 宋本

代 宋本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伐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

怨宋本

衛宋本

關宋本

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
 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
 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
 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
 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
 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
 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
 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
 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
 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
 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
 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

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
 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
 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
 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
 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
 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
 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論大也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此卷宋本与前卷同 板心史傳四十八 葉數自一至五凡五葉

太師與臣等議曰

不自始知此言雖小所以命大也

與不與皆為善蓋其心實心始言欲士大夫也

又謂也余謝亦採運則知人口不論道難及

大史公曰軒曰其傳五不令而可其傳不五

而謂西文王臣門下皆皆用然謂

其所以其文難測而實之其謂則知每事

或猶于端身難美皆四百人舉于

然其不臣難於事其自謂曰

史記二百九

人曰其未臣也其謂曰





